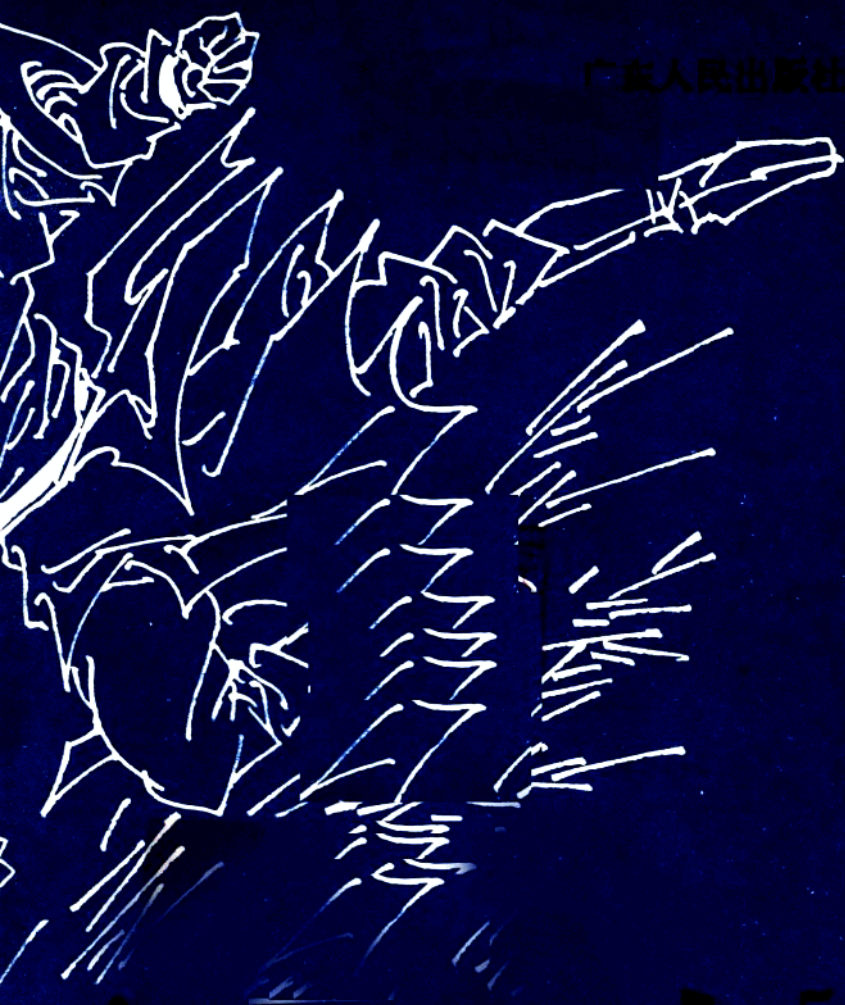




江湖传奇

5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江湖传奇⁵



第三十二回 黄岐士骤然出掌，一掌按在老寨主的心胸上。
老寨主一口鲜血喷出，颓然倒坐在椅子上。

第三十二回 杀人灭口

却说小蛟儿正在询问九转金创还魂丹是不是真的不见了，甘凤凤和疯癫双侠不由在叫化东方望身上打量着。东方望说：“哎哎，你们看着我叫化干什么？”

甘凤凤说：“干什么？我们看什么你心知肚明。”

“你们总不会疑心是我叫化偷了吧？”

“叫化，你这是不打自招了。”

“我叫化怎么自招了？”

“我们这几个人之中，除了你之外，谁的手脚都比你干净。”

“你们的手脚当然比我叫化干净啦！一个个又肥又白，怎像我叫化手脚这么脏。要不，你们都不成了叫化吗？”

“叫化，你别尽打哈哈，说牛道马的，药不是你偷了，又有谁偷了？”

滩老二说：“乖孙女，别跟这臭叫化多罗嗦，先捉了他吊起来再说。”

滩老三说：“对！剥了他的衣服，将他全身搜查一下，搜不出，就剖开他的肚子，说不定他连瓶带药全吞到肚子里去了。”

“喂喂！你们别乱来，破开了肚子，我叫化能活吗？”

滩老二问小蛟儿：“浑小子，破开他的肚子搜查，他不会死吧？”

甘凤凤笑着说：“爷爷，蛟哥可是小神仙，别说破开叫

化的肚子，就是破开他的脑袋。他也不会死。蛟哥正巧趁这个机会，洗洗这叫化的肠肠肚肚，也洗干净他的一颗贼心，那叫化以后就不会偷东西了。”

滩老三问：“浑小子，徐神仙的换心洗脑医术，你也会学了？”

小蛟儿说：“我只懂得，还没有亲自开过刀，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滩老二说：“那我们捉这叫化给你开开刀，要是他死了，也是活该。”

东方望慌忙说：“哎哎！你们发疯了？对不起，你们疯，我叫化可不陪你们疯。告辞，告辞！”说完，便闪身而去。

“臭叫化，你想溜吗？”

疯癫双侠起身要追，小蛟儿慌忙拦住说：“二位爷爷，别追！”

滩老二问：“不追，我们的九转金创还魂丹就白白叫他偷走了？”

滩老三问：“浑小子！是不是你代他赔我们的丹药呢？”

小蛟儿说：“药可能不会是东方叔叔偷的。”

甘凤凤问：“你怎知不是他偷的了？”

“就算是东方叔叔真的偷了，恐怕他有其他的用意，志在救人。东方叔叔不会无缘无故将二位爷爷的药偷了去。凤凤，你不记得东方叔叔去偷百毒仙子的药而为你解毒吗？”

滩老二说：“你这小子真会为贼开脱，这叫化会救人，我们不会救吗？”

话没说完，东方望又神色紧张的跑了回来，四人一齐惊讶。甘凤凤问：“你怎么跑回来了？不怕我们捉你吗？”

东方望说：“我叫化没偷你们的东西，怕什么你们捉的？”

“你真的没偷？”

“这事以后说，我叫化跑回来。是通知你和小兄弟赶快躲起来，躲得越远越好。”

甘凤凤奇异地问：“我们干吗要躲的？”

小蛟儿问：“叔叔，出了什么事了？”

“神风教的人快上山了。”

甘凤凤叫起来：“噢！我还以为是什么极为厉害的大魔头来了！神风教的人来怕什么？还用得我们躲得越远越好的？”

小蛟儿疑惑：“叔叔，他们是来捉我们的？”

“跟捉差不多。”

疯癫双侠跳了起来：“他们敢来捉我们？”

小蛟儿说：“他们不是来请我们去他们的总堂吗？怎么又来捉我们了？”

“他们抬了六乘软轿来，请我们一个个坐着抬走，不是跟捉差不多？”

“叔叔。人家是一片诚心，抬轿来请我们去，怎么是捉了？”

“小兄弟，那你也随他们去总堂了？不怕神风教有些人认出你们来？”

甘凤凤一想，对小蛟儿说：“不错！这叫化说得对。我们是要先避开了，我们不能去。”

“这下你明白我叫化为什么要跑回来吧？”

甘凤凤一笑：“多谢你啦！”

东方望说：“要避，现在就避，等他们来到就避不开了！”

甘凤凤说：“蛟哥！我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到东林寺去

暂避，别叫神风教的人碰上了。”

“好！我叫化也随你们一块去。”

小较儿愕然：“叔叔，你怎么不随二位爷爷和公孙大哥去？”

“一个叫化坐轿像话吗？我叫化一生就怕人抬着走。要去，我叫化不会自己去？”

滩老三问：“老二，我们要不要避开的？”

甘风凤说：“爷爷，你们一避开，恐怕就没人去了！”

小较儿：“是啊！这样冷了人家的心，说两位爷爷言而无信。”

甘风凤又补充了一句：“恐怕还有人说两位爷爷害怕了神风教的人，不敢去。”

这一激将法，两个老活宝真的给激了起来，一个说：“我们害怕什么的？谁说我们不敢去见神风教的人了？”一个说：“去去！我们可不像臭叫化，吓得连轿也不敢坐，没胆鼠辈。”

东方望笑着说：“噢！你们两个老怪物，别冲着我叫化来，说不定我叫化比你们先到神风教总堂哩！”

滩老二问：“那你为什么不坐轿？”

滩老三问：“坐轿不舒服吗？”

“嘻嘻，舒服，舒服，我叫化可没有这种舒服的命。”东方望笑着又走了。

甘风凤见东方望一走，也对疯癫双侠说：“爷爷，我们也去收拾行装啦！”

“去吧，去吧！”

“爷爷，人家来了，你们也要准备一下呀！”甘风凤说着，便拖了小较儿走。

东方望、小蛟儿和甘凤凤走后没多久，神风教的人果然抬六乘软轿而来，这次带队来接人的是南康堂的丘堂主。当他听公孙白说东方望先去南昌了，小蛟儿和甘凤凤有事他往，不能赴会时，略略有些失望，便敬请疯癫双侠和公孙白上轿。

疯癫双侠大概是从来没坐过轿，坐在轿里，感到特别新鲜和有趣，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弄得抬轿的轿夫慌忙说：“老爷子，坐稳了！下山时走山路很危险，要是翻倒，滚下深涧里，小人们可担当不起。”

“什么！？你们要将我老头翻下深谷吗？”

“小人不敢，只求老爷子坐稳了。”

“坐稳了，轿子就不会翻吗？”

“当然不会翻了。”

“要是翻了怎么办？怪我们没坐稳吗？那我们不死得冤枉？”

轿夫愕然不知怎么说，只好望望丘堂主，他们疑心抬着的两个老头儿是不是疯子，要是疯子，真的不敢抬了，万一出事，恐怕翻的不单是轿子，连自己也翻下山去。

南康堂堂主丘富素闻辽东疯癫双侠的行为怪异，性好嬉戏，形同小儿，便不以为怪，拱拱手说：“两位前辈别见怪，他们是一般的平常轿夫，请两位前辈别戏弄他们了！”

滩老二问：“那下山危不危险的？”

丘富说：“前辈放心，他们抬轿素有经验，上岭下山惯了，前辈坐稳，自然不会有危险。”

这一对活宝互相望了望，一个问：“老二，我们坐不坐的？”一个说：“你不怕危险吗？”“怕呵！”“怕，你还坐？”“那我们怎么办？”“叫他们坐，我们来抬，就没有

什么危险了！”“对对，这个办法太好了！”

滩老三一挥手，对轿夫说：“你们坐上去，我们来抬。”

滩老二说：“快坐，快坐，别误了赶路。”

轿夫们更愕异，这两个老头儿不是疯子，准是叫人不可思议的怪人，世上哪有抬轿的轿夫坐轿，而坐轿的人反而要抬轿的？轿夫们可以说是破天荒看到的怪事。丘富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神风教的人，更是个个愕然相视。公孙白微笑了一下说：“原来两位前辈这么胆小怕事，前辈不敢坐，在下只好一个人坐着轿下山了。”

滩老二恼怒起来：“酸秀才，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听！”

丘富一听，便想劝，公孙白却给他打了个眼色，说：“两位前辈不是胆小怕事吗？”

“谁说我们胆小怕事了？”

“不胆小，那就坐轿呀！”

“坐就坐，我们还怕比不上你这个酸秀才！”

“对对，老二，我们坐，我们滩家的人，绝不会比公孙家的人胆小。”

丘富不由向公孙白投去一个会意的微笑，便叫轿夫抬轿下山。心想。看来公孙大侠处世对人有一套，原来辽东疯癫双怪，是经不起激的，大概也一定喜欢戴高帽。

软轿抬进了神风教南康堂口，丘富以主人身份，热情的招待他们喝酒吃饭，饭后，又雇请了一辆豪华舒适的马车，自己亲自陪同，直往南昌总堂而去。

南康府是小县，距离南昌府西山三百多里，有一条宽阔的驿道经德安、永修而直达西山之下，这辆豪华舒适的马车由四匹健马拉着，驾车的又是一名精壮的汉子，将这辆马车驾

得如风驰般飞奔，而车内的人半点也不感到颠簸，仿佛如腾云驾雾，只见车外两旁的田野、山峰……飞快的向后逝去。虽然这样，但也走了几个时辰，到了西山脚下，已是丽日斜照了。到了西山，便离开驿道，转上了一条山路，在夕阳残照、晚霞满天时，才来到了西山神风教江西总堂的余家寨。

余家寨雄踞在西山上群峰峻岭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余家寨内，更是机关重重，明岗暗哨处处，除了疯癫双侠这样一流上乘的高手闯入，不为人发觉外，一般武林高手，恐怕一踏入西山余家寨境内，就为余家寨的人发觉了！正因为这样，神风教江西的总堂，才选择在余家寨，使一般武林人士不敢轻犯。

疯癫双侠和江湖狂生公孙白的来到，总堂主神掌余羽早接到了新建堂口的传报，率领总堂堂主以上的头面人物，降阶相迎。其中有副总堂主文石，也有总堂的总管赣南子道长和女尼无心大师。

疯癫双侠这对老活宝，一见这么多人列队相迎，吓了一跳，滩老二拉了拉滩老三掉头便往后走。余总堂主手下的群雄看了都感到愕然，公孙白一笑，拉了他们两人说：“两位前辈，你们这是干吗？千万不可失礼了！”

滩老二说：“酸秀才，快放了我，我们逃命要紧。”

滩老三说：“你不见他们这么多人吗？要交手你去好了，我们有点害怕。”

公孙白说：“人家是在迎接我们。”

“迎接用得着这么多的人？”

“他们一个个佩刀带剑的，是迎接吗？”

神风教一些不了解辽东双怪的人，更是愕异：这是闻名武林的辽东疯癫双侠？怎么这样的胆小？别不是接错了人

吧？了解辽东双侠的人，只是感到好笑，心想：果然名如其人，疯疯癫癫，不同常人。余总堂主笑了笑，对大家说：

“各位兄弟，解下兵器，别令贵宾生疑，发生误会。”

“是！”

神风教所有迎接的人，纷纷解下了兵器，交给了自己的亲随卫士，叫卫士退下。余总堂主又走上两步，一揖说：

“在下余羽，拜见两位滩老前辈和公孙大侠。”

公孙白慌忙回礼说：“不敢！不敢！江湖上人赞余总堂主热情好客，仁义过人，在下公孙白有缘能见，实在荣幸。”

“公孙大侠过奖了！在下久闻大侠浪迹江湖，行侠仗义，鄙视一切世俗，淡泊高雅，令人敬仰，现光临敝地，有失远迎，还望大侠恕罪。”

“余总堂主太过奖了！在下来到贵地，未先来投帖拜见，请总堂主宽恕。”

余羽欢笑：“公孙大侠要是如此世俗，那就有负江湖狂生之名，不成为江湖狂生了！”

众人一听，都不由相视而笑。滩家这一对老活宝却愕然相望，一个问：“老三，他们在说什么，怎么尽酸里酸气的？”一个说：“他们在互相戴高帽，酸秀才的酸帽，当然酸里酸气的了。”

“余总堂主的高帽，怎么也有酸气的？”

“看来所有的高帽，都有一股酸气。”

“幸好他们没有给我们戴，不然，我们也变成酸老头了。”

蓦然间，瓦面上有个人哈哈的大笑起来：“你们两个老怪物，这么胆小怕死，有人给你们戴高帽吗？”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抬头一看，是东方望这个叫化。不

知几时，他蹲到大堂瓦面上去了。

滩老二怒道：“臭叫化，你说什么？”

滩老三问：“谁胆小怕死了？”

东方望眨眨眼：“我叫化不知道呵！只知道有人看见了那么多人，就吓得想跑的。”

“我喜欢跑又怎样？”

滩老三说：“跑才勇敢哩！有人敢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跑吗？怎么是胆小了？”

“对对，要不，你这臭叫化跑给我看看？”

“臭叫化，你不胆小？那你干吗跑到瓦面上不敢下来？”

东方望笑着：“好好！我叫化算服了你们两个老怪物了。你们胆大包天，勇敢过人。”

两个老活宝一下转怒为喜：“唔！你这句话还算中听。”

东方望又望望公孙白笑了笑，问：“秀才，我叫化这顶高帽没有什么酸味吧？”

公孙白一笑：“不酸，很甜，连两个前辈都喜欢戴上了。”

滩老二愕然：“这臭叫化给我们戴上一顶高帽了？”

滩老三问：“臭叫化的高帽甜吗？我闻不到呵！”

众人又是大笑，感到这几位江湖奇人一来，别树一帜，实在有趣，是神风教江西总堂这么多来客中，破天荒的第一次见面场面。余总堂主说：“东方大侠，请下来！”

东方望身似一片残叶，飘然而下，落地时不见风起尘飞，又令神风教在场的堂主们惊讶、佩服，怪不得武林人士称东方望为神龙怪丐了，来去无声无息，有如神龙在天空中行走。

东方望抱拳对余羽说：“余总堂主，不会怪我叫化这么

跑来赴会吧？”

“那里，那里，在下还担心侠丐不肯赏面。侠丐及时赶到，敝堂实在生辉不少。”

“余总堂主，千万别这样说，不然，两个老怪物又说我们酸里酸气的了。”

滩老二问：“你这臭叫化酸吗？”

滩老三说：“你只有一身的臭气。”

余羽笑着说：“各位，请！”

这样，众人才相继进入忠义大堂。堂上几盏明灯高挂，摆了两桌丰盛的酒菜，宾主相让而坐，余羽、文石、赣南子、无心女尼陪着辽东双侠、东方望和公孙白坐在一席，丘富和总堂的各个堂主坐在下面一席。余羽一一介绍自己手下的堂主给辽东双侠等人相识之后，宾主一齐举杯相敬。

正当余羽在大堂与辽东双侠等人举杯畅饮时，余家寨的内院深处一座阁楼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似从天而降，出现在余羽父亲的前面。

余化天老寨主心头大震，感到这位不速之客，不但来得突然，武功之高，也令人匪夷所思，能避开深院内的明岗暗哨、巡逻高手，悄悄来到自己的面前才发觉。他陡然站起，在灯光下惊恐喝问：“你是什么人，怎么闯到老夫这里来？”

来人面部毫无表情，目光炯炯，冷冷地说：“是我！”这位来人，显然戴了面具。

来人声音突然又变：“余贤弟，你听不出我么？”

余老寨主心头大震：“是教主！？”

“唔！”来人将一面金牌示意了一下，“贤弟不再怀疑老夫了吧？”

余老寨主在灯下慌忙跪拜：“属下叩见教主，敬请教主

金安。”

这位来人，竟然是神秘莫测的神风教教主黄岐士。他扶起老寨主说：“贤弟不必这样。”

“属下不敢。不知教主夤夜而来，有何指示？”

黄教主坐下，也叫老寨主坐下，说：“贤弟，我对你怎样？”

“教主对属下一片热情和器重，不敢相忘。”

“贤弟，你似乎对我隐瞒了一件事。”

“教主是指玄霜冷月盘龙剑的事？”

“不错！贤弟怎么解释？”

“教主请恕罪，属下感到这是一件不祥之物，恐防会替教主带来祸害。”

“所以你就派人向我报告，说这件稀世珍宝已沉大海，不可复得，同时将夺宝之人杀了灭口，是不是？”

“不！那夺宝之人是死在临死的海底鳌的重掌之下，属下并没有杀人灭口。”

“唔！这事姑且不谈，玄霜冷月盘龙剑怎么是不祥之物？”

“属下听一位江湖术士说，玄霜冷月盘龙剑虽然是件神兵利器，但得到它的人，必遭横死，属下不敢令教主以后险遭不测，只好斗胆谎说已沉下东海，不敢交给教主。”

“江湖术士的话你也相信么？”

“属下原来不大相信，但细想之下，也感到术士的话有一些道理。”

“什么道理？”

“属下想，一旦武林中人知道这件宝物落到了教主手里，先不说武林中人怎么起心，但起码就引起了武林八仙和他们

的后人、弟子们注意，必然会追问这宝物是怎样落到教主的手中，叫教主交出来。不久前，辽东疯癫双怪便在追查了。属下知道这两个怪物的个性，别看他们表面上疯疯癫癫，除非他们不插手，一插手，便要弄个水落石出才罢手。”

黄岐士“哼”了一声：“这两个老怪物对本教主敢怎样？”

“不错，以教主无敌的神功，疯癫二怪不是教主的对手，但他们身后，有武林八仙的亲人和朋友，万一惊动昆仑派的掌门人和他们师妹以及奇侠一枝梅慕容子宁和小魔女出来，教主那时不危险？尤其是小魔女，是一个无事找事的魔女，教主能保证她不带了奇侠来寻教主的麻烦？”

黄岐士不由皱眉沉思，老寨主的话和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要是玄霜冷月剑早落到了自己手中，难免不引起武林人士的注目，将辽东双怪和奇侠一枝梅夫妇引来，的确是个大麻烦，万一查出来自己是暗算碧眼狐、海底鲨的主谋人，当时自己霸业未成，先引起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愤，哪还有今日的成果？想到这里，黄岐士不由暗暗称赞老寨主极有心思和远虑，说：“原来贤弟对我一片苦心用意，我几乎错怪贤弟了！”

“教主这么信用属下，属下怎敢不忠心？”

“玄霜冷月剑的事，除了贤弟，还有谁知道？”

“教主放心，除了属下一个知道外，谁也不知道。”余老寨主说完这句话后，心中不由升起了一阵寒意，感到教主今夜而来，恐怕有杀自己灭口之意。

“哦！？令郎和夫人也不知道么？”

“他们只知道属下有这么一把剑，而不知道剑的来历。”老寨主为保护儿子余羽和家人，在暗暗打算着了。

“你怎么不告诉他们？”

“这事属下怎敢乱说？属下知道犬子的性格，一旦知道这剑的真相后，恐怕羞与属下为伍，不自杀也会远避人世，不出江湖。”

“他们不追问玄霜冷月剑怎么得来？”

“问是问了，属下只是告诉他们，偶然从一个渔人的手中买来，这渔人根本就不识这是一件宝物，也不知道它是一把利剑。”

黄岐士点点头：“宝物沉海，后来又从渔人手中购得，这事也说得过去。可是，这么一件罕有的神兵利器，贤弟怎么这般不小心，让辽东双怪盗了去？”

“这是属下有意让他们盗去的。”

“哦！这又是为什么？”

“教主，属下总感到这是一件不祥之物，而这件宝物，迟早也会让人知道。属下已隐隐感到辽东双怪，就是为追查这件宝物而来到江西一带，不如让他们盗了也好。”

“那你为什么又派人去追踪？”

“属下不这样，又怎能令武林人士知道玄霜冷月盘龙剑落到了辽东双怪之手？而且这的确是一件不祥之物，剑一落到了辽东双怪之手，便引起了一连串的殴斗，听说辽东双怪伤在一个黑衣老人手中。”

“你不担心辽东双怪会追问玄霜冷月剑怎么到了你手中么？”

“教主放心，属下早有应策。”

“贤弟，我实在放心不了！”

“教主要怎样才放心？”

“贤弟是聪明之人，知道怎么才能保守秘密。”

“属下知道，只有死人，才最能保守秘密。”

“你不会怨我吧？”

老寨主长叹一声：“属下知道玄霜冷月 盘龙剑一出江湖，便是我死期已至。属下所以不将此剑交给教主，苟活了十多年，也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这剑一交给我，我就会杀了你？”

“教主的为人，属下怎不清楚？不过，只怕属下一死，江西一地，恐怕非教主所有了。”

“难道令郎敢反叛我？还是你在威胁我？”

“犬子恐怕不会，但其他人生疑，属下就不敢说了！”

“你是说文石吗？他要是敢胡乱生疑，也会跟你现在一样。这个人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会短命的。别说有你这件，就是没有，本教主也放心他不下。”黄岐士说完，骤然出掌，一掌按在老寨主的心胸上。这一掌极为阴柔，老寨主一口鲜血喷出，颓然倒坐在椅子上，惨笑一声：“属下投靠教主，本是错了！再加上属下见宝起心，死不足惜，唯一遗憾的，就是看不见神风教怎么衰落和教主怎么死。”

黄岐士冷冷地说：“这下，你终于说了实话吧？贤弟，我并没有杀错你。”

老寨主又一口鲜血喷出，嘴唇抽搐一下，有句话想说而说不出来，便气绝身亡。黄岐士仍不放心，试了一下，知道他确已死去，这时又有一蒙面黑衣人进来，一见此情形，说：“教主，我们快走。”

“唔！先给我一把火烧了这楼阁。”

这黑人一怔：“那不惊动余总堂主？”

“你不担心他在这楼阁留有遗言片语？听我命令，烧！”

“是！教主。”